

就在不久以前

ЕВГЕНИЙ ВОЕВОДИН
ЭДУАРД ТАЛУНТИС
СОВСЕМ НЕДАВНО...
ТРУДРЕЗЕРВИЗДАТ—1955

群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交民巷1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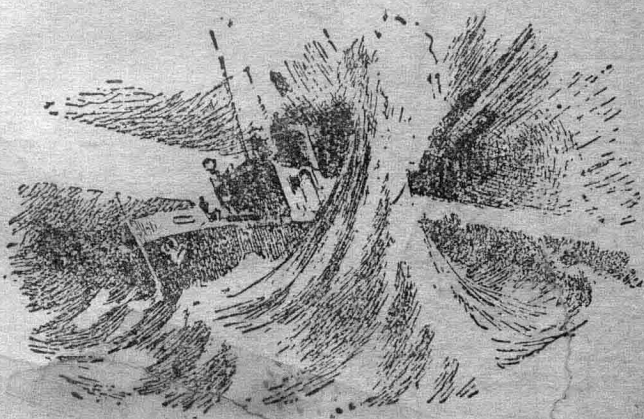
*

书号(总)177(文)108 开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印张 $9 \frac{3}{16}$

1962年12月第1版 1962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174千字 印数00001—20,300册

定价(4)0.75元



序 幕

1

从油漆的高籬笆后面傳來愉快的談笑声，接着有人唱起歌來，大家随声和唱。过路的人帶着笑容朝那边張望：

“青年們在劳动，在進行星期日义务劳动。”

青年們在这里清除廢墟，这是市內最后一部分廢墟了。每隔半小时，就有一輛大卡車滿載碎磚头、炸坏了的鉄管和弯曲的銹床架，从籬笆門里駛出來。鉗子和鉄鎬叮当作响，青年們在拆除底層的殘垣断壁。剩下的碎磚和灰渣愈少，人們的談笑声就愈响亮，歌声也愈雄壯。

在这片廢墟的地方，預定要修建工厂的运动場。“电

工”工厂的青年們已經預感到：同鄰近的“莫洛托夫”工厂的足球隊或“劳动后备”的田徑運動員的比賽，就要在自己的場地上激烈地進行了！小伙子們拚命地挖掘着，把大塊的磚石擲在一旁，姑娘們就把它們抬到卡車跟前。

“我可不是一个怕做重活的人！”突然有一个姑娘高声地嚷起來。“彼得在生產中勉強能完成兩個定額，我能完成三个半，难道我就不如他，倒叫我來抬磚頭？”

瓦里亞拿起一根釵子，跑到小伙子們那邊去。別的姑娘也跟着过去了。

“喂，”瓦里亞說，“耶卡特琳娜·巴甫洛夫娜，您怎么也來啦……”

耶卡特琳娜·巴甫洛夫娜，熟人都叫她卡嘉·沃羅諾娃，是“电工”工厂的工程师，她穿着一条好像是她父親的又肥又大的褲子，拿着一把鎬也在刨那高低不齐的殘壁。鎬子往下一击，下面就騰起一陣輕飄飄的紅色磚灰。卡嘉用手把凝結在一起的大塊磚頭搖動了，直起腰來，擦掉額角上的汗珠。这时听到不远处有人喊：“瞧，一个水壺！”

卡嘉轉過身去。兩個小伙子扒开一堆瓦礫，从那里拉出一个凹凸不平、百孔千瘡的軍用水壺。

“耶卡特琳娜·巴甫洛夫娜，我……我害怕，”瓦里亞說着，失手將釵子掉在地上。

“你怕什么？”卡嘉莫名其妙地望着这个姑娘。瓦里亞兩手捂着吓白了的臉，歪咧着嘴，僵立在那里。“你到底怎么啦？”

“假如……不是水壺該……”

卡嘉猜中了她的心思。

“別怕，”她回答道。“这里沒有人住过。德國鬼子到工厂來的时候，把住戶都赶走了。当时我在工厂里工作，所以我知道这里曾經是党委会。也許只是碰巧…… 恐怕也未必有这样巧。”

她揚起鎬子鑿那磚头。鋒利的鎬头毫不費勁地就把磚头鑿碎了。瓦里亞心里稍微平靜下來以后，也去鑿那些粘結在一起的碎磚。突然，她又竄回來，脚一絆，身子一歪，就側身倒在一堵凸出的牆边，用吓得睜大了的眼睛注視着瓦



礮堆下面露出來的像皮帶一樣的東西。卡嘉驚慌起來。她彎下腰去一看，果然是一條皮帶，它已經變成灰色，並且幾乎完全霉爛了。卡嘉用鎬头一撥，皮帶就斷了。當卡嘉開

始扒开碎石堆的时候，呆坐在原地的瓦里亞听到一个平静的声音：

“是个軍用背包。”

瓦里亞小心地站起來，朝那里看了一眼，想笑一笑。可是笑得很不自然，她还有些害怕。

“伙伴們，沃罗諾娃也有了战利品啦！”不知道是誰在叫喊，干活的人都直起腰來。这时卡嘉小心地打开背包，里面冲出一股潮气和霉味。

周圍已經有十來个人看熱鬧：

“什么紙…… 你小心点…… 要不要帮你的忙？……”

从背包里掉出一些一碰就破、發了霉的黃紙。卡嘉馬上把它們抓住。这时聚在周圍的人已經不是十來个，而是四五十个了；站在后面的人爬得高一些，把身子靠在前面的人的肩上，喊道：

“快打开來瞧瞧！”

第一張是一只信封。上面既看不出收信人的地址，也看不清收信人的姓名。卡嘉剛想拆开，“噤”的一声，手里的信封已經碎成小片了。于是她小心翼翼地將紙片放在兩塊磚中間，开始翻其余那些像是从筆記本里撕下來的紙。

第一張紙的上方寫着模糊的字迹：“尼古萊·謝尔盖耶維奇·拉甫洛夫講的……越过战綫的情况……”这几行字好像在墨水未干时被寫字的人用手指抹了一下。下面的几行字被水冲得看不見了，只能看到紙上淌过的淡紫色水迹。

“耶卡特琳娜·巴甫洛夫娜，您怎么啦？”一个姑娘惶惑

地叫起來。

这时卡嘉坐在一堆磚上，用一只發抖的手撫摸額角和面頰，兩道細眉中間現出一條皺紋；看來她是在回憶什麼，可是怎麼也想不起來。

“什麼？”她仿佛醒了過來，用不尋常的冷淡的目光朝周圍的人看了一眼。“沒什麼……我這樣……”

她站起身，把紙疊好。除了她以外，誰也沒有看清楚下面那些沒有被水沖過的幾行字寫的是什麼。她小心地把紙塞進滑雪短衣的口袋里，把一只手往前一伸。

“請讓一讓……”她的喉嚨給哽住了，這句話也只是勉強才能聽出來。小伙子們紛紛閃開。她垂下頭，穿過瓦磚堆，從花崗石的基腳上跳下去，走出了大門。

2

12年前，在一個籠罩着濃霧的靜靜的秋夜，“活潑”號拖輪從一個岩石重疊的無名島的小灣里駛出來，機器發出勻調的聲音，拖輪朝東向着一個城市駛去。拖輪上除了乘員（船長拉甫洛夫，司爐和輪機手）之外，還有五名傷員。

傷員們躺在甲板上，身上蓋着被子和帆布；夜是潮濕的，秋季的毛毛雨下个不停。

在敷雷區里，在離海岸一英里地方本來留出一條狹窄的航路，讓小船只通過。但是，自從希特勒軍隊進抵海岸以後，這條航路變得同直接穿過敷雷區一樣危險。拖輪通過時難得有一次不被發覺。自從德國鬼子的一艘汽艇在追趕

拖輪觸雷沉沒以後，德國鬼子再也不敢拿自己的軍艦去冒險了。敵人在海岸上架起大炮，裝起探照燈。拉甫洛夫在這裡往返航行了8次，遭到了12次炮擊。拖輪到達城市或基地的時候，不是船舷和煙囪被打得百孔千瘡，就是甲板給燒壞了一半。在這8次航行中，“活潑”號拖輪上犧牲了兩名輪機手和一名司爐，這3個人都被安葬在基地。

“用最慢的速度！”拉甫洛夫輕輕地發出命令。拉甫洛夫在濃霧中望不見海岸，但是根據時間斷定這裡已近海岸，岸上大炮的細長炮身已經警覺地轉向海灣的這邊。

“老兄，給點煙抽抽……”一名傷員請求說。

“不准談話，”拉甫洛夫啞着嗓子從甲板室沖下喊。“真他媽的！”他暗自罵着。“在自己的領海上航行，却要像走私商那樣偷偷摸摸的……好，等着瞧吧……”他還沒想完，前面就有一道暗淡的光綫朝拖輪航行的方向射來，而且慢慢地移近了。岸上的探照燈亮了，探照燈的光好像是誰在濃霧中倒牛奶一般在附近搜索着。

“停車！”船尾的螺旋槳靜了下來，仿佛心臟停止了跳動，拉甫洛夫不禁顫栗了一下。

乳白色的光綫漸漸逼近了，拉甫洛夫便發出命令：“開足馬力！”然後全身壓在舵輪上。拖輪向右边一側，就朝探照燈照不到的岸邊駛去。

但是這一次躲不及了。暗淡的藍光這時已經照到船舷、煙囪和甲板上。拉甫洛夫不知為什麼以為岸上的德國鬼子大概只能看到一個黑點，其實這個黑點並不小，足可以

瞄准射击……

敌人沒有料到拖輪会駛到这么近，所以头几發炮彈都落在很远的地方，掀起尖細的水柱。德國鬼子在濃霧中無法瞄准射击，無法对船舶進行“夾击”，他們只是盲目地發射。拉甫洛夫心想：“也許能闖过去。現在他們要轉移火力了。这就是說……”这就是說，必須向左急轉，离岸远一些。

这时候，岸上又有一个探照灯亮了，并且立即同第一个探照灯一起交叉地把灯光射在拖輪上，炮彈仿佛正是在等这一道光似的，颯的一声飛了過來，落入水中，把冰冷的海水潑到甲板上。拉甫洛夫咬了咬牙齒。第二顆和第三顆炮彈落在船附近，把“活潑”号甩到一边。由于这一陣轟响，拉甫洛夫沒有听到輪机員对他的叫喊，別人也听不見他的喊声。然而拖輪还是繼續前進，拉甫洛夫轉變着方向，冷笑起來。

“你听見沒有！”有人搖了搖他的肩膀。“下水……我說下水……我們的船开始下沉了！”

輪机員把那張歪臉轉向海岸，对着拉甫洛夫的耳朵嚷。

“下沉？”拉甫洛夫反問了一句。

輪机員已經不在甲板室里。拉甫洛夫跑到甲板上。甲板上一个人也沒有，只有輪机員攤着兩手直挺挺躺在那里。“活潑”号給落在近旁的炮彈炸得直往一边傾斜，輪机員的屍体也随着向船舷滾去。

拉甫洛夫趕緊抓住一只空汽油桶。然后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他舉了起來，扔到海里。他一点知覺也沒有了。

拉甫洛夫由于寒冷馬上醒了過來，吐出苦咸的海水，才看到自己抓住汽油桶的鉄把。“活潑”号在离他十來公尺的海面上燃燒，炮声沒有了，大概德國鬼子清清楚楚地看到拖輪在下沉了。

为了預防万一，拉甫洛夫解下腰帶，把自己拴在鉄桶上，这样就更加牢靠了。然后，他用一只手划着水游起來。他究竟要往哪里游，恐怕連他自己也說不出來。岸上的探照灯熄滅了，只有“活潑”号甲板上的火焰閃閃地冲开濃霧，仿佛在熔煉它。

海岸在右边。游向海灣是沒有意义的，这样不到天亮就会冻僵，况且在那里不知道是誰來收容他这个半死不活的人，是自己人呢还是敌人。拉甫洛夫决定沿着海边游，这样也許碰巧能在一个沒有人烟的地方上岸，再穿过沙丘躲到森林里，那时就讓他們找去吧。他身上帶着一支手槍和兩匣子彈，足以应付万一了。

拉甫洛夫爬上岸边沙灘的时候，已經筋疲力尽，眼前金星乱迸。他越是凝神注視，想看清楚这个伸手不見五指的暗处，就越覺得这塊地方黑得厉害。

拉甫洛夫在沙灘上躺了約莫五分种，也許还多一点，他手握着手槍貼在胸前，臉枕在又涼、又刺人的沙子上，这样究竟躺了多久，就很难說了。然后他开始悄悄地往前爬，幸虧沙子給雨水淋湿了，沒有發出声响。沿岸矗立着許多

木樁，看來德國鬼子還沒有來得及拉上鐵絲網。總算是運氣；拉甫洛夫甚至还忍着痛咧开麻木了的嘴唇笑了一笑。那些侵占了這塊地方的無耻家伙既然相信一切會馬上完結，還拉上鐵絲網干什么呢，難道防海鷗飛進來嗎！

四周寂靜無聲，身後小浪冲击沙灘的聲音也聽不到了。他決定站起來，直着腰走。“沙丘在什麼地方呢，”他想，“難道我走了還不到100公尺嗎！”

但仍然看不到沙丘。腳下一根樹枝咔嚓一聲，原來再過去就是一片齊腰高的灌木叢。拉甫洛夫站住腳，他完全弄不清楚是在什麼地方上岸的了。拉甫洛夫又走了約莫十步遠，險些要喊出來，他趕緊把握着手槍的手向前一伸。

前面有一個全身雪白的人一動也不動地站着，可以隱隱約約地看見她那裸露的肩膀。“女人，”他心里想。接着他心神安定下來，說：“原來是座雕像”，又咧开麻木了的嘴唇，對自己這場虛驚笑了一笑。這的確是一座雕像，他才知道剛才穿過的是太陽山的海濱浴場，現在已經到了公園。太陽山是某大城市附近的療養地，現在被德國鬼子占領了。

拉甫洛夫非常熟悉這個公園，他在假日里常常從基地到這裡來。他想到附近應該有一個蚌殼堆成的岩窟，就沿着林蔭道中央往前走。即使有人躲在灌木叢里，即使他們為防范意外而布置了隱蔽哨，他也來得及開了槍鑽進灌木叢里去。但是，沒有人喝住他，看來德國鬼子確實是無憂無慮的。

岩窟在灌木叢中間。走進去躲在里面等天亮，這沒有

意义。拉甫洛夫在岩窟跟前站住了，考虑下一步的行动。他記得这条林蔭道可以通到文化宮前廣場上的噴水池；那兒一定設有崗哨。繞过岩窟、穿过公園，可以到太陽山的东部，再过去就是沼澤和葦塘。

突然，有一种声音傳入他那时刻提防着的警覺的耳朵里，像是嘆息声，又像是呻吟声，接着灌木叢發出清晰的沙沙声。拉甫洛夫把身子緊貼在岩壁上，但什么也看不見，也确不定是哪兒的灌木叢在作响，是什么人躲在哪里。他朝那發出声音的灌木叢走去，但是剛一迈步就倒下了。不知是誰用鉄鉗般的手把他那只握着手槍的手反扭過來，另一只手要掐他的喉嚨。他听到那人很費勁地說：“嘿，你这个……坏蛋……”他把那人的手拉开，一面嘶啞地回答說：

“我是自己人……是海員……”

那人放开手，拉甫洛夫搖搖晃晃地跪了起來。几秒鐘以前把他按在地上的人也略微抬起身來；拉甫洛夫感覺到身上有一陣斷斷續續的喘息声，最后他才知道原來碰上了一个同自己一样躲在这里的人，就喘了一口气，問道：

“您是誰？”

那人一声不响。最后，那个陌生人小心翼翼地摸到他的一只手，撐着站起來，然后扶着拉甫洛夫站起來。拉甫洛夫感到渾身軟綿綿的，好容易才站住。陌生人一言不發，輕輕地把他往灌木叢里一推，自己也跟着走过來。拉甫洛夫順从地往前走，剛才的那種緊張心情一下子就消失了。他現在注意的只是机械地搬动兩条腿。他們在什么地方，走

了多長時間，他都不記得了。後來大概是：他失去了知覺，又醒了過來，一看到面前的一張臉，不由地痙攣了一下，那人趕緊用手掩住他的嘴：

“是自己人…… 老弟，自己人。我們再往前走。”

拉甫洛夫聽到剛才那種沉重的、呼呼的喘息聲，這才放了心。他覺得好過了一些，知覺也漸漸恢復了，但這時又產生了一種緊張不安的心情。天已經蒙蒙亮，這時才看清楚面前是一個老头子。他沒有戴帽子，花白的頭髮亂成一團，干枯的髮絡垂在額角上。

“到我們自己人那兒去，”他對拉甫洛夫低聲地說。“小伙子，再堅持一會。”

突然有兩個人影從低垂而輕飄的霧幕中鑽出來，接着拉甫洛夫聽到那邊厲聲地喝道：

“是誰？”

馬上有人答了腔，好像是另一個人說的：

“讓他們過去吧！”

拉甫洛夫不懂德國話，不知道德國鬼子說了些什么，只有一點是明白的：這是敵人。于是他匆匆忙忙地朝那人影胡亂开了三槍，對方還击了一梭子彈，德國鬼子不見了。

拉甫洛夫和老头子拚命地跑。跑了約莫二十步，兩人都倒在茂密的灌木叢里，沉重地喘着氣。拉甫洛夫的手指沒有離開扳機：他知道馬上要開始追擊，被槍聲驚吓住的德國鬼子一定要來圍捕。但是除了遠處海浪的撞擊聲，四周一點聲音也沒有。



“他們不會來搜捕我們的，”老头子低声而堅定地說，
“小伙子，你扶我站起來。”

老头子的情形很不好。他剛剛站起身就呻吟起來，伏在拉甫洛夫的胳膊上。他閉上眼睛躺了大約三分鐘，然後吃力地舉起一只手，突然說：

“你走吧，走吧……把這個拿着，交給咱們的人。”

他塞給他一張揉成團的紙。

“千萬不要弄丟了，丟了就會喪失無數條生命……今天……有些人要聚在地下室里……是咱們的人……他們要越過戰綫。其中有五個……德國鬼子……是特務，明白了嗎？走吧，小伙子！”

一股粘粘的熱烘烘的東西在拉甫洛夫的手上流。他把手拿近來一看，一只手差不多全給血染成紫黑了。拉甫洛

夫并不觉得疼；大概是那梭冲锋枪子弹击中了这个老头子。可是那老头子还是滔滔不绝地低语着，他说得很快，仿佛怕要说的话来不及说完似的：

“对岸街，二号。地下室…… 告诉我們的人说：有五个人过来了…… 快走吧，去吧……”

拉甫洛夫把他扶起来，可是他已经站不住了。拉甫洛夫使尽最后的一点力气，总算把他放在自己背上，背着他走，走了三十来步，自己也倒下了，又站起来，背了他一会，心里还是不能理解他所说的话。

当他再一次（已经不记得是第几次了）想把老头子背在身上的时候，感觉到老头子的身体软瘫了；拉甫洛夫把耳朵贴近老头子的胸口，听不见心脏的跳动。但他还是背着他往前走，不相信这个他连姓名都没有问的人已经死了。

老头子的身体已经冰冷，拉甫洛夫把他放在刚才爬过的一塊不大的又冷又湿的窟地上，然后站起来开始向上爬。他把纸塞在怀里，虽然不知道这张纸上写的是什麼，他还是把它当做一件很宝贵的东西用左手紧紧地贴在身上，纸在肉上粘住了。

以后的事情他就想不起来了。拉甫洛夫想不起他怎样来到地下室，给他水喝的姑娘是从哪里来的。他在昏暗中看不清姑娘的面孔。姑娘低声地、亲切地说：

“再不要害怕了，这是我，卡嘉啊。”

拉甫洛夫笑了一笑：

“我并不害怕，卡嘉。”

他向四周望了一望。在这个有一道陰沉拱門的潮濕的地下室里，至少有30個人。女人們頭上包着黑頭巾，男人們穿着便服，翻起上衣的領子，戴着便帽，有的穿着沒有領章的軍裝，個個臉孔消瘦，沒有刮鬍子，好像是一些突圍的戰士或者是逃跑的俘虜。

大家都默不作聲，當卡嘉對拉甫洛夫說“不要害怕”的時候，他們都用責備的眼光瞪了這兩個人一眼，仿佛怕敵人會聽見似的。

拉甫洛夫也不作聲了。他想看清楚人們的臉。也許這幾個就是那為了不讓敵人通過而獻出生命的不知名老头子所說的人吧：一個是頭髮花白的男子，他留着小鬍子，戴着眼鏡，兩手夾在大腿中間坐在那里；一個是把頭巾一直包到眼皮上的女人；一個是穿着敞領襯衫，神色疲憊的小伙子。無論怎麼樣，現在必須保持沉默。“我什麼也不知道。想必是人們找到了我，把我送到這里來。等過了戰綫我們再談吧。”想到這里，他反而安了心，打起瞌睡來，一直到有人提着燈彎腰看着他的時候，他才醒過來：

“怎麼樣，很不舒服吧？喂，海員同志，您能夠走路嗎？”

“走路？”他反問道。“到哪兒去？”

“跟我們走。到我們自己人那里去。”

“能走……”他試着站起來。“能走，當然能走。我的手槍呢？”

不知是誰把手槍遞給他，另外一個人挽着他的胳膊。那個拿燈的人又照了他一下：



“那就走吧。”

拉甫洛夫这时才看清楚了他的脸：样子很平凡，粗大的鼻子，松乱的眉毛，下面是病态的浮肿的眼皮。看来这个人已经疲倦不堪了。他肩膀上粘着一片红色的枫叶，大约是从森林里来到这个地下室的。

又是深夜，天下着雨，不是冰凉的蒙蒙秋雨，而是嘩啦啦的傾盆大雨，仿佛故意为了要使脚步声听不出來似的。大家一个跟着一个走，越过了几道柵欄，走过山麓碎石地，